

# 把一切献给党

豫 剧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剧本选

河南人民出版社

## 內 容 提 要

“再也没有比做一个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更光荣了。一个人有了这样崇高的战斗目标、他就永远充满朝气，充满力量，就会获得無限的勇气来战胜一切困难，虽然面对死亡也一无畏惧，个人尽可能遭到許多痛苦，許多不幸，但只要把自己的劳动融合在集体的胜利里，那幸福就有自己的一份，集体的成功会补偿我失去的一切。因此，我們生活和战斗的口号就是：把一切献给党”！

这是奥运輝同志为革命战斗一生用鮮血写下来的英雄詩篇。

剧本以生动的情节描写了党如何培养他成为一个忠实于人民，忠实于祖国，舍己为公，不怕牺牲的英雄形象的全部成长过程。故事中充滿如火如荼，可歌可泣的惊人事迹和惊心动魄的斗争場面。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剧本选

把一切献给党（豫剧）

郑州市豫剧团演出本 張景任改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号  
地方国营郑州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書店發行

豫总書号：1689

787×1092純·1/32·2 $\frac{9}{16}$ 印張·58,000字

1959年1月第1版 195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87册

統一書号：T4105·335

定价（7）0.24元

- 人物 吳運鐸：（吳）先幼年后成年。  
李大鵬：（李）軍工。  
羅克繩：（羅）軍工廠組長后升指導員。  
孟部長：（孟）  
陸萍：（陸）吳運鐸的愛人。  
老梁：（梁）外号老大娘，炊事員。  
秦永祥：（秦）軍工，后升廠長。  
小趙：（趙）軍工，先幼年后成年。  
黃啓：（黃）軍工技術員。  
陸大爺：（爺）陸萍的爷爷。  
王院長：（院）孟部長的愛人。  
方明：（方）醫院護士。  
醫生：（醫）東北某醫院大夫。  
經理：資本家。  
于用：（于）  
警官：（官）  
警察甲、乙、丙、丁。  
炮兵甲、護士甲、老漢、警衛員、通訊員。  
軍工多人，群眾多人。  
黃靜源（黃）

## 第一場

“二七”風暴之前。雪夜。

安源煤礦附近，廠房后邊，一旁堆有腐朽的枕木，遠處有井架，近處立有黃靜源烈士木牌。

（十二歲的吳運鐸揀煤渣用的簸箕上。

吳：（悄悄地唱）

夜深人靜我把煤渣揀，家貧窮怎顧得北風几寒。

怕只怕向腿警察把我發現，（碰住木牌引起回忆悲苦的）  
見木牌想起了叔叔黃靜源！

我記得兩年前，黃靜源叔叔他……就是在这里被……

（燈光漸暗，紗幕后見黃靜源唱着國際歌被綁着，后跟持槍的警察，反動軍官。

黃：（質問地）我犯了什麼罪？

（反動軍官先是厲聲叫：“不准唱，他媽的，快走。”

官：你，你，你還敢打倒帝國主義嗎？

黃：（大喊）打倒帝國主義！

官：你混蛋。（黃仍高喊，官無奈，又問）你——哎！朋友，  
只要你供出誰是共產黨員來，馬上就放了你。你說呀？

黃：哼，哼！

官：喂！朋友，何苦為了一句話，憋着不說自己送死呢？你要是招了出來，不但不殺你，還有你的好處，高官厚祿，比你當個窮工人強多了呀！哈……

黃：呸！不要臉的東西。（一口粘痰正吐在官的臉上）

官：（老羞成怒，一面擦臉）你這不識抬舉的東西！（掏出手槍）死到臨頭，還敢這樣臭硬。來呀！（警察應有）預備（警察應“是”。推槍舉槍），哼，姓黃的，眼前兩條路，是死是活，你自己選擇。

黃：（狂笑）哈……

官：住口，我再最後問你一句，還有誰是共產黨員？

黃：好，我告訴你，閉起眼睛一個沒有，睜開眼睛到處都是。

官：他媽的。（對黃射了一槍）

黃：（忍痛轉身向官逼來）強盜，你們能殺死我一個，殺不完

全中国人民！

官：（气急，用力摆手）放！（警察齐放，黄受重伤）

黄：（摇摇欲倒，坚强的支持）蒋介石，劊子手，你们瞧着吧，将来一定会有人收拾你们。（枪声）工人弟兄们！同志们！同胞们！不要伤心，革命一定胜利，（枪声）中国共产党万岁！……

（连续的枪声，黄摇摇将倒，远处枪声，“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夹着唱国际歌声，黄猛一挺立，官警等吓得倒退。暗灯，歌声、枪声、喊声，逐渐消逝。

（灯复明。吴运鐸仍站原处，陷入深思，正低头拭泪。一个警察执鞭上，见吴猛抽，吴吃惊地，跳起来。

吴：谁！你，你为什么打我？

警：（又一鞭子）半夜三更，你跑到这厂房后边干什么来了？

吴：（清醒）我拣煤渣呀，未必拣煤渣也犯罪么？

警：（又要打）拣煤渣？你拣到锅炉房来了，小杂种！

吴：（躲开）我拣的是煤渣，又不是煤炭，（指簸箕）你看！

警：（气呼呼地举鞭）我什么也不许你拣。小强盗……（追打）

吴：不准拣就不拣，别追我，还你，还你！（一把一把的抓煤渣撒向警）

警：哎呀！（揉眼）你这个穷鬼想造反呀？来人，来人！……  
（揉眼跑下）

吴：（又返回把扔了的煤渣又拣回来）哼！不叫拣？不叫拣我爹和妈拿啥换吃的呀？

（小赵挑炭上见状，故意开玩笑的。

赵：好小子，你想造反呀！

吴：（反身一把灰）你眼睛好啦！再来……

赵：（故意）哎哟！

吴：（近前细看）小赵！哎呀，你咋不叫我一声？迷住了没有？

赵：别说啦。快吹，快吹！（故意逗吴）这边，这边……（吴吹赵眼）

吴：（发觉受骗报复地）哎呀！警察羔子来了！（小赵拔腿就跑）哈……

赵：（知道受骗反身揍吴一拳）好小子，你骗我！哎，小鏊子没吃亏吧？

吴：他抽我几鞭子，我还他一筐煤渣，管叫他三天不能睁眼。哎呀！我还得赶快揀煤渣哩！（拿起叉揀）

赵：不要揀啦，快走吧，也许那警狗子还不死心哩。

吴：不行，明天一点吃的都没有。

赵：你爹哩？

吴：又病了，比上次还厉害，我得想法儿弄吃的。（欲走）

赵：（拉住）算啦。走，咱去卖炭去！（挑柴担）

吴：这怎么行，你家里……

赵：不要紧，明天我担两趟就夠了。

吴：那——（抢过担子）给我！

赵：你算了吧！

吴：（硬接过担起，勉强转两个圈放下，喘气地）你看行吗？

赵：什么行呀？

吴：明天我和你一块去挑炭去。

赵：（摇头地）你那瘦干巴样儿，挑炭走到半山坡掉到雪坑里我还没处找哩。

吴：你别小看人，不信咱比试比试劲头儿咋样？（摆个摔跤的架子）

赵：（甩了吳一圈，吳跪倒地上，隨即又爬起）說你不行你還撐能。

吳：（不服地）不，再來！（又擺個架趙正欲上前，警笛响）

赵：（机警地）什么事？

吳：警察抓人了！

赵：（推吳）快走！（挑炭下）

（稍頃，孟主席憤憤上。）

吳：咳！孟大叔，警察是抓你？

孟：嗯！有地方躲一躲么？

吳：这里！（掀开枕木）快，快！（孟躲进，警察乙跳在枕木上观望，警察甲怒冲冲上，吳迎上去）咳，还是你，是来抓我的嗎？

警甲：呸！小兔崽子，我問你人呢？跑那去哪？快說！

吳：人？（引甲四处繞圈）什么人？在哪里？

甲：別裝迷，一个共产党，你把他藏那里去了？快交出来！

吳：什么共产党呀国民党的，（不高兴地）我不知道。

甲：（狠狠抓住）快說，不說就槍斃了你。

吳：你就刮了我也是不知道。

乙：（从枕木上跳下，怀疑的用槍把打兩下枕木，向甲）班長，你看这儿。

甲：什么？（丢开吳，走向枕木，欲掀开）

吳：（机智的向相反方向高喊）孟大叔，快跑……

（小赵在内喊：“哎呀，有人跑了，快追呀！”）

（警察甲、乙急急的追下。）

吳：（見警察走远了，打开枕木）孟大叔，快出来吧！

孟：（露头）他們呢？

吳：小赵把他們引走了。（孟出来抱住吳）孟大叔，你到那儿

去？

孟：到井崗山找我們的救星去。

吳：找紅軍叔叔？

孟：是啊！小鐸子，你聽說過毛澤東嗎？

吳：（沉思地）毛澤東？

孟：是啊！他是咱窮人的救星。……（遠視輕唱東方紅歌）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咳喚，他是人民大救星，……找到了他，咱就不受氣了。

吳：就不挨餓了？

孟：對呀！從此再不挨餓了。

吳：那好呀孟大叔，我跟你一塊去吧！

孟：（微笑地）不行啊孩子，你還太小，趕快長大了以後再去。

吳：孟大叔，你走了那工廠的機器呢？

孟：對，機器是離不開咱工人，工人也離不開機器的呀！

吳：那你怎么還走呢？

孟：現在機器還不是咱的，機器吃人呀！想想看你爹、楊士杰、黃靜源……（看木牌）那一個不是……唉！

吳：不！機器是好東西。孟大叔，咱不能把機器撤掉。你看它（數板）

一天到晚不吃飯，一年四季不休息，

轟轟隆隆把活干，能頂多少人下死力，

機器是個無價寶，機器是個好東西，

我心里早就愛上了它，看見了機器就着迷，就着迷。

孟：好啊，像個工人的兒子。（掏出精制的小錘兒給吳）給你這個拿着。



吳：給我？

孟：對，拿住這個替孟大楓去管理機器吧！（吳接錘莫明其妙地）好孩子，像你爸爸那樣！

吳：像爸爸那樣？（沉思）

（突然警笛聲漸近。）

孟：再見吧小鐸子！記住，趕快長大做個有用的人，以後我們在一塊兒開機器。（下）

吳：再見，孟大叔！再見！（追上兩步揚着手）

趙：（跑上）小鐸子，快走！跟我挑炭去。

吳：不！我不去挑炭啦，（揮起小錘子）我要作一個工人。

趙：作工人？好，我陪你一塊去當工人。

（二人拿小錘細看歡欣的下。）

## 第二場

1938年的秋末。

礦工經理大樓的門口附近。

（二幕外小趙興匆匆上，手拿部分傳單收條。）

趙：（上）哈……（數板）

今天到各家去募捐，為的是給八路軍把防毒面具添。

窮哥兒們聞聽不怠慢，都情願餓着肚子把錢捐。

一霎時湊足了一百多塊，油印的收條全都用完。

只要是全國人民一心抗戰，那怕那小日本萬惡滔天。

才募捐了一半人家，收條就用完了，還要趕快取收條去。

（頂頭碰上吳，拿一疊收條和傳單上。）

吳：小赵，怎么样啊？

趙：大家听說是給八路军准备防毒面具，都積極捐款，有的情願餓着肚子，一天不吃飯也要支援八路军抗日。

吳：（感动地）是，支援自己的军队應該这样。

趙：才有一半人家捐款，收条就用完了，現在已經有了一百多塊了。

吳：收条我这里已經印好，你快拿去。（小赵接过去）小赵，赵明同志虽然走了，但只要有我們全体矿工同心协力，沒有什么事做不好的。

趙：是呀，不过我們也得小心，那些坏蛋們最近越来越瘋狂了。

吳：对，最近他們暗地限制和破坏我們卖“新华日报”。咱們必須加强“护报”工作，新华日报就是我們的統帥，一天也离不开它呀！

趙：前天他們还在輪船碼頭上打我們的报童，搶走报纸哩。

吳（猛見远处有人来）咦！是誰慌慌張張地干啥呀！（同看）  
（黃啓滿头流血地急上。）

吳趙：（同时上前）老黃，怎么啦？啊，血！（吳用手帕給黃包扎）到底是怎么回事？

黃：他媽的，我看他們能凶到几时。（唱）

方才我碼頭上前去护报，狗警察打报童我怒火燒。

上前与他把理辯，警狗子拿住那哭丧棒儿就往我头上敲。

惹得我性子起把他一拳来打倒，一足踢他河当腰。

我看他一起一落往上冒，這場禍我惹的可不小，拔腿就往小路逃。

吳：啊！这样他們必不干休，你快点回去吧！

黃：不要紧，当时就他一个，那些王八旦們还来不及追我哩。

赵：話虽如此，也得小心一点才好。

吳：是呀。（突見有人）哎！誰？（黃急藏吳身後，稍頓，  
〔工人甲，上。〕

甲：老吳，老吳！

吳：什么事？

甲：糟了。（唱）

輪船公司傳來了消息一件，有一个万惡的陰謀出在矿山，  
經理們住香港匯出大批款，准备去避難，  
臨走他要把矿井全部来炸翻，你看怎么办？

黃：好王八旦呀！（唱）这些家伙做出事来真正太混蛋，

赵：（唱）馬上找他去辯理，坚决把他攔。

吳：对！（唱）矿山是我們工人开，不准他炸爛，  
不准他們逃香港，要他来抗战。

这个事情不簡單，不能来小看，

要粉碎他們这个陰謀哇，还必须和大伙商量一番。

小赵，你赶快去募捐，錢湊好了馬上就寄走，越快越好。

（赵应声欲走）哎，等等！（赵停下）順便把剛才这件事  
告訴大家，讓大家都作点准备，說干就干。（赵应声下）

（向黃、甲）咱們也分头去找他們几位老师傅，今晚开会  
研究一下。

黃  
甲：对。（欲下。于在內喊老吳，黃見有人来急轉身）老吳，  
有人来了。

吳：（一看）不管，你們先走，讓我来对付他。（三人轉道急  
下）

〔“工会”主席于用鬼鬼祟祟上。〕

于：哦，老吳呀！請抽烟。（遞烟）

吳：謝謝你，我不会。

于：好極了，抽烟是一种浪费，我这个毛病就是不能改，真該向你學習學習。

吳：于用，你有什么事情快說吧，我还有事哩。

于：哦……老弟呀！（唱）

咱們的工会成立我是主席，時事座談会要取消就从今日起。

放着清福你不享呀，我的好老弟！

何必要給共产党出僂力，啥好处給你？

要抗战就应当加入工会里，

咱二人在一起我保你当个副主席。

吳：（忍住气）还有沒有？快說！

于：（接唱）我說这話可都是为了你，

你没看看，有几个共产党会有好归宿？

吳：（怒極，以拳指向于的鼻头）無廉恥的东西，再不滾蛋，它就不認你了。

于：哎呀，你咋是这种脾气。老吳，咱俩从小同学，我可全是为的你呀！

吳：呸，你滾不滾，再要罗嗦小心我揍死你。

于：你，你要，嘿……（狼狽無趣的下）

吳：哼！什么东西。（下）

（开二幕。經理大樓房門口，經理和警察局長上。）

經理：局長，他們如果硬是不怕死，一旦鬧起来怎么办？

警長：哈哈！放心，放心！（唱）

叫經理你別心慌，对付这些臭工人我可有主張。

昨天他們把事鬧，看起来怪囂張，

一排槍打过去，乒乒乓乓叫他們大量来伤亡。

吓的他們跑的跑，藏的藏，乱成一鍋湯，人人心發慌。

別看我打日本不敢上戰場，  
要對付臭工人我有的是膽量。  
不怕他們聲勢大，盡是虛張，  
真的要來請胡鬧我們就開槍。

經理：全仗老兄幫助。（唱）

多謝你不辭辛苦來幫忙，保護我的生命財產全靠大局長。  
若能夠保我平安無事到香港，  
我許你一百塊老人頭牌的好現洋。（取一個現洋示意）

警長：（早迷了）哈……經理閣下放心，此事全包在兄弟身上。

〔遠處起唱：“義勇軍進行曲”〕

經理：哎呀，他們來了，來了！此時可全仗局長大人了。

警長：（強自鎮定，狂妄地）閣下放心，這次我定打他個落花流水。（狂笑）

〔在警長狂笑聲中，于用慌忙走上。〕

于：經理，經理！哦，局長大人……他……他們排着大隊一齊唱着擁來了，全礦的工人，連家屬們都參加了這……咋辦？

經理：啊！局……長！（眼望警長）

警長：不要怕，我們有的是槍杆，他們是赤手空拳，怕個啥？  
閣下請暫且回房去，這裡由我來堵擋一陣！

經理：呃，好，好，……（歌聲猛响，夾着有人呼口號“我們要嚴懲凶手”）

〔經理聞聲急急溜走，于跟下。〕

〔口號復起：“反對屠殺愛國人民！”“反對逃跑，武裝抗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警長有點心驚但強作鎮定。〕

〔吳引一隊工人隊伍上，與警長碰頭，警退又進，眾狂挺

胸，警惊略頓。

警長：（陰險地）嘿嘿嘿嘿，你們何苦这样跟着胡鬧呢？不要再上共产党的当了，快回去上工，免得自討苦吃。

众：（呼口号）“不答复要求，决不开工”！“为啥無故屠杀爱国工人”！“要严惩凶手”，“武装抗日”。

吳：对！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众：对！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前进）

警長：（恐惧的揮手向后）来呀！

〔警察一队应声“有”持枪上。〕

〔工人队伍略后退一步。〕

警長：再不回去，就要开枪。

吳：哼！爱国的人民是不怕死的，是你杀不完的，你吓不倒我們。

众：我們不怕。开枪吧！（众怒目而进）

警長：好！（轉面一摆手取枪）预备一（警察們推彈上膛）

二、（警众举枪）

〔小赵領一队工人从后冲上。〕

赵等：不許动！

〔警众一惊，轉面，吳趁机夺过警長手枪，警長害怕，個人欲逃走，沒兩步正遇黃啓帶領一队工人，推經理和于用上，警長忙止步退回，警众早已萎縮一处。〕

吳：（冷笑）局長大人，經理閣下，主席先生，你們还有什么本領全部使出来吧？

經理：呃……局長，你……，

警長：我……（轉面看警众無处發泄的）混蛋，还站在这里干什么？立正，向后轉，跑步走！

〔工人們讓开一条路，警等狼狽鼠竄而下。〕

工人們：哈哈哈哈哈！經理，你打算怎麼辦？快答复要求。

經理：（驚懼陪笑）呃，呃，（向于用使眼色，叫他說）

于：（無奈向前）呃，弟兄們，咱們都是自己人，經理的意思是……（望經理，經理示意）

眾：是什麼？

于：（一驚）哦，經理的意思是說，情願給大家多發些工資，請大家先上工，回頭慢慢商量。

眾：不行，不行，反對逃跑，堅決抗日！

于：（望望經理，又走向吳，悄悄地）運鐸，何必這麼傻，叫別人去鬧不也有你的份。經理說，只要你不鬧他給你雙份……

吳：呸，不要臉的東西！（打他一耳光）

（于捂住臉退回。眾齊罵：“不要臉的東西”，“下流痞子”。

經理：（見狀只好上前）眾位，你們誰是頭？

眾：我們都是頭，有話請講。

經理：呃，是，是。（唱）

都只為日本鬼子太猖狂，進攻我國打到長江。

我……

眾：你怎麼樣？

經理：（唱）我誓死和大伙一起把日寇來抗，  
決不逃跑，永不繳槍，永不投降。

吳：（唱）我問你為什麼携款想逃往香港去？

眾：（唱）為什麼要把礦井來炸光？

趙等：（唱）為什麼有槍你們不打日本鬼？

黃等：（唱）為什麼屠殺愛國工人把命亡。

眾合：（唱）我們要求嚴辦凶手大報冤枉，

伤的医治，死的安葬，發給撫卹金，不許再逃亡。

經理：是，列位所言，本人件件依從，只是嚴辦凶手一件，實非小弟权限所能辦到的，礙難答應，請大家鑒諒。（施禮）

眾：什麼？（吳止住大家）

吳：（拿出條件合同）既然如此，就請簽字吧！

經理：這個……

眾：你不簽字？拉走，找地方講理去！

經理：別忙，別忙，誰說不簽呀！兄弟這不就簽。

眾：哼！量你也不敢不簽。（經理簽字）

吳：（拿過手）弟兄們，我們的事還沒有完，懲辦凶手問題還沒最後解決，我們有的是力量，不是孤立的，我們要向全國呼喚。

眾：對，不獲全勝，決不罷休！（經理等畏縮不安）

〔“團結起來，武裝抗日”的口號聲。〕

〔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勝利高歌。〕

### 第三場

1938年冬。

新四軍某部的修械所，簡陋的草棚就是廠房，機器也很簡單。

〔二幕外，秦永群高興的上。〕

秦：哈哈！（唱）北風吹來天氣寒，勝利的消息到處傳。

小日本吓的他不敢照面，奪來了武器自家裝備全。



可恨那国民党军队稀松扯淡，一听说鬼子来拔腿就窜逃。

有人有枪他偏偏不抗战，

蒋介石离开南京到武汉，转到湖南窜往四川。

全靠俺新四军和八路军浴血抗战，

共产党领导着全国人民抗日卫国保家园。

方才我去到司令部，领来了二百把刺刀叫三天修完。

缴获的步枪一百五十支，配好另件送前线。

拨给我三个新同志，修械所的力量大大增添。

我赶快回去报个信，叫大家准备欢迎热闹一番。（下）

〔开二幕现修械所，李、梁、罗等正在工作，牆上有“我们多流一滴汗，战士少流一滴血”的标语。

李：（唱）打一把刺刀亮又亮哟！

梁：（唱）一刀刺破敌人的胸膛哟！

罗：（唱）抗日救国早胜利哟！

众：（唱）打垮了鬼子保家乡哟！（秦在合唱中上）

秦：（大声地）报告小组长！

罗：好家伙。老秦的嗓门可真不小哇。咋样，材料领回来了么？

秦：领来了。

（唱）二百把刺刀要加油赶，步枪的零件要配全。

众：多少步枪呀？

秦：不多不少，一百五十支。

梁：太好了，太好了。

秦：别慌，（唱）这还不算好……

众：还有什么！

秦：（接唱）还有那最好最好的……

众：什么，你快说呀！